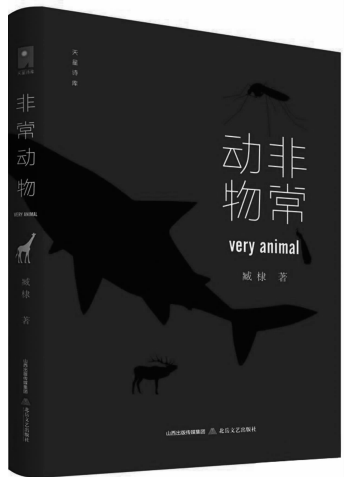


臧棣诗歌的异质书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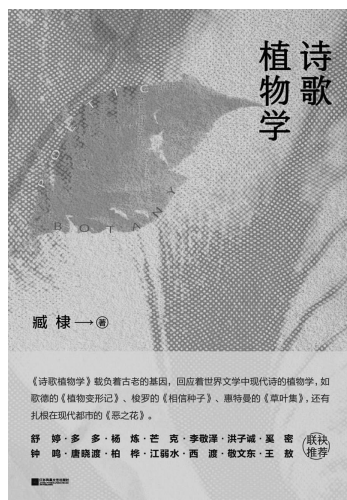


臧棣

诗人、评论家。1964年生于北京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，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出版有诗集《燕园纪事》《宇宙是扁的》《骑手和豆浆》《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》等。曾被评为“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”(2005)，“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”(2007)，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年度诗人奖，2018年人民文学诗歌奖。臧棣诗歌集《诗歌植物学》新近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“诗歌奖”。



《非常动物》
臧棣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《诗歌植物学》
臧棣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□ 纳兰

大诗人要有诗学建树。他革新了诗学或创造了一种“未来的诗学”，完全可以将臧棣列入“大诗人”的行列。他在“为诗歌的原料注入活力”和诗学方面，皆有建树，是当之无愧的“诗人批评家”。

臧棣将诗道提升至“鳟燕”的维度，像“鳟”一样，诗道“意味着灵魂的胜率”（《鳟鱼简史》）；像“燕”一样，诗道既能“越投入，欢快就越源泉”又是“去修筑一个新的小窝”（《金丝燕简史》）。《诗道鳟燕》，“鳟燕”即“尊严”的谐音，诗道不但是有“鳟燕”（尊严）的，而且在“鳟燕”中也蕴含着诗道。在臧棣的新诗集《非常动物》中，就非常的有“鳟燕”。比如《鳟鱼简史》《金丝燕简史》《唯有燕子为我们援引自然法丛书》《雨燕丛书》《燕》等诗，就是《非常动物》中的非常“鳟燕”。

可以说，臧棣倡导一种有“鳟燕”的写作。我们或可借用他《诗道鳟燕》之诗学来解决《非常动物》的问题，在一次诗学与诗的互阐中，来体验臧棣如何用一种“动物主题”写作的“协会、丛书和简史”诗来贯彻一种“无主题写作”的诗学理念，是如何在诗中摆脱主题对人的感觉的束缚。

一言以蔽之，《非常动物》的集中，既有“诗道”，又有“鳟燕”，是“一种探索未知意义的永久的合法性，即探索人之含义的新的可能性”。

有“鳟燕”的写作

臧棣和《非常动物》，既是一种作者与文本的关系，又是一种“一对插翅骏马和一个驾驭者”的关系。他是一位高贵的骑手，发出了一个时代的“词语的声音”，在诗歌使人与存在和解的可能性丧失的时候，臧棣尝试用“非常动物”来反抗存在，用一种动物性来反抗人性的异化。走进臧棣的诗歌内部，就像走进臧棣的内心。他的诗，既有质又有量，向读者呈现出自身诗歌的形式特点、美学风格以及骑士般高贵的精神特性。《非常动物》的结集出版，亦是光束的集合，“道”的凝聚。读《非常动物》，如见诗人之“道心”。显然，诗人臧棣有为动物这个符号增加新的能指，或者说为各种动物重新释义的用心，添加诗人它们所作的“定义”。为各种动物单独列传，并写意般赋予它们新的灵魂。

诗的语言之高贵，在于它是内心主权免于受到侵犯与干涉的自由，意味着获得一种“脱钩的鳟鱼”般的自由，同时也意味着“灵魂的胜率”，诗是灵魂的显影液。在诗的语言机制中，它遵从的是一种民主诗学，是一种既能被共享而又略带私人性质的话语权。

他在《鳟鱼简史》中写道：“金鳟的显性遗传/注定会把华美的金黄色体色升华到/令虹鳟或银鳟只能望尘莫及。”诗是一种高贵的“纯语言”，臧棣所说的“华美的金黄色体色”，浅层说，是指鳟鱼的颜色，往深了说则是诗的高贵的肤色与肌理。《鳟鱼简史》中有两处提及“骰子”，一处是“灵魂的胜率/可以完全不受骰子滚动的影响”，另一处是“有些很趁手的鱼钩/是将用熔化的骰子制作的”。想必“骰子”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物。无独有偶，马拉美写过一首《骰子一掷不能取消偶然性》。显然，骰子跟偶然性相关，不受“骰子”的影响，也就是不受偶然性的影响。“熔化的骰子”制成的鱼钩又恰恰与鳟鱼产生必然的关联，也就是说，“脱钩”和不受“骰子”滚动的影响，只是一种愿望。“畅游时，潜入大湖/或海湾；产卵时，哪怕历经劫难/也要回到清澈的溪流中。”臧棣就是在创造一种诗的“大湖”或“清澈的溪流”，这是一种独属于诗人的“语言的现实”，与“浑浊的水质”的现实，截然相对。当诗人“高调宣布：我只吃自己

钓上来的鳟鱼”，也是在宣布“我是‘非常动物’的高贵的骑手”，诗就是他用“词语的骰子”制成的“鱼钩”，他期待的是鳟鱼一般的“隐含读者”。

《非常动物》诗集中的“鳟”和“燕”等诗，是臧棣不可忽视的重要的诗作，是他《诗道鳟燕》的诗学思想在诗中的具体体现。不仅《非常动物》中有“鳟燕”，诗道中也有“鳟燕”，这是一种有“鳟燕”的写作。

诗学与诗的互阐

臧棣是在写“诗中的诗”，而他自己亦可称为“诗人中的诗人”。臧棣在《诗中的诗》一文中说：“诗中的诗大致涉及三种形态：在诗中谈论诗，在诗中涉及诗，在诗中重新命名诗。”（《诗道鳟燕》，第194页）。从臧棣的《非常动物》的诗集中可知，“诗中的诗”的三种形态，他均有所涉及。如“除非幸运于诗的秘密”（《大白鲨简史》），“它看上去仍像一首味道十足的诗：足够美丽，并有点磨人。”（《凤尾鱼》），“我因热爱还没有被写出的诗/而观察着这些游动在/水下的鲸鱼”“这群温暖的活物是已经写出的诗歌的反面/它们被陌生同化了/变得对光线和形状更敏感”（《捕鲸日记》），“那个我们称之为/诗的东西，早已潜伏在/它们周围，像母爱”（《唯心的蝌蚪入门》），“可以飞得远远的，但再也别想/飞出汉语，飞出中国诗歌。”（《军舰鸟简史》）……

特别是《如何向一只冬天的喜鹊发出诗的邀请》一诗，直接从诗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首“以诗论诗”的文本。在诗中，臧棣提出一种“神秘的对应性”的，如“树枝上的喜鹊”和“偶然从树底下走过的路人”之间有一种对等性，“词语的磨损”和“时光的磨损”之间亦有一种对等性，这种对等性即词与物的新秩序，词语符号的新秩序也会令话语生成意义，并建立新的意义感知。个人觉得，这不仅仅是事物之间“神秘的对应性”，它们之间还进行这一种“象征交换”，换言之，神秘的对应性正是进行象征交换的前提。个人的苦痛在一种象征交换和对等性的修辞确认中被分摊和缓释了，也是因为苦痛焦虑找到了一个意象或一个“名称”，他达到了一种诗的开放性与人的开放性的统一。

“诗和语言”，是诗人臧棣持续思索和矫正的命题。他认为，诗的神秘性、超越性和开放性，是“用于自我改造”之因。从他的诗中，不难挖掘出“神秘性、超越性和开放性”的文本层次。臧棣的诗体现了一种心智现象，读他的“深刻的心智”之诗，要求批评家或读者能够拥有对等的心智场域，并能够做出“得体的反应”。如他的《海螺协会》一诗，读来有种“智识的欢乐”和“灵性的愉悦”之感。诗歌大师应该有过硬的修辞能力，也要有柔软的感受力，更要有辽阔的想象力。海螺就像一个钥匙，开启了一个通往主体性的密道。灵视的部分，是指诗人看到了“你的空壳不啻是迷宫的缩影”。灵视的结果，正是诗人对海螺的牢牢的拿捏和恰到好处的放松。

比放松更吸引人。在我之前，
死已打开过你；在死之后，
空虚打开过你；在空虚之后，
按海底的逻辑，螃蟹打开过你。
在螃蟹之后，时光和影子
又联手多次打开过你。

这一段是整首诗的核心智识。整首诗从“但你的故事/比放松更吸引人”开始具有了一种迷人的“叙事性”和神话色彩，神话的核心中包含着真理，就像诗包含着真理和美一样。《海螺协会》，叙述着海螺的故事，以“在我之前”作为分界线，层层递进，死、空虚、螃蟹分别成为具有主动性的主体，而海螺是一个被剖析和

解构的对象。作者处在一个他者的位置，借由海螺与“死”“空虚”“螃蟹”的关系，隐喻着对另外的事物的认识和自身与世界的共生关系。“打开过你”这句数次出现，仿佛一个对象已经被彻彻底底地打开，全然没有秘密。换言之，“海螺”已经被去神秘化。诗人臧棣既处变不惊，又超然于物外。充分在诗中展示意识的流动的同时，也在呈现着一个批评家的智力行为。臧棣在诗中，创造了一种隐秘的话语秩序，诗中拥有新的语言方式和生命的自我觉悟。读他的诗，有一种流动的当代性之感，他手持一个鼓槌，以不同的频次与力度敲击读者内心之鼓。然而，“打开过你”这个事件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，就像在“死”“空虚”“螃蟹”之后，是“时光和影子/又联手多次打开过你”，你持续地被打开，被具有陌生感的访客持续地造访，近乎于持续处在一个迎接“心智的挑战”的状态，就如这个世界持续处于一个生成性之中。最后，诗人从他者和灵视的位置，像一个词那样在一首海螺的诗中“入列”，成为“最后打开你的人”。他在诗中呈现出一波三折，他不但看到了“迷宫的缩影”，而且自己也是封在“悬念的抽屉”。这种既打开又封存，看似悖论，实则就是诗之“神秘性、超越性和开放性”的奥秘。

与异己文本的相遇

“与一个异己文本的相遇，以便给心智一个小小的蜜月”。臧棣《非常动物》既是“陌生之书”，也是异己文本。阅读《非常动物》，显然也是一次心智的蜜月之旅。臧棣在贯彻一种异质书写的理念，在这些“有典型性的共同之处”的诗篇中，充满创新性想象。

首先这种“异质书写”是一种转化行为，或者说是将“高贵的习性”灌注到诗歌文本中的行为，这就提升了诗歌的品质，它拒斥一部分人，迎接“无限多的少数人”。其次，异质书写是一种诗学理念，只有异质，才能抵制语言的腐败，才能卓尔不群。再次，异质书写，就是一种“神秘的辛劳”，金丝燕的“比如挑选之后/将羽绒或枯枝混入唾液”，也暗含着一种诗人的语言学，他遴选词语，利用组合关系筑造诗之“新巢”。“这些飞过了长江的/金丝燕仍会耗费大量心血/去修筑一个新的小窝”，因此，筑诗之“新巢”，就是诗人践行异质书写的具体体现。此外，臧棣的贴有“入门”“简史”“丛书”“协会”等标签的诗，是另一种异质书写的体现。异质书写带给他的是“一张弓/在自由的空气中射穿了/历史的谎言和时间的无意义”的欣快感。

罗兰·巴特在《未知的语言》中说：“一种遥远的语言借由缕缕微光，能唤起种种不可化约的差异；前往这些差异构成的视域，又是助益良多的。”臧棣的异质书写和字里行间的诗学中就有缕缕微光，并形成了“差异构成的视域”。他的诗，“就好像有一团黑色的火球”（《猫头鹰协会》），不但有缕缕微光，而且是“深深的蹄印”，将你引领到有光的所在，这种引领恰如“将活水引到/野马出没的地方”（《野马简史》）。作为言说主体的诗人，通过对语言本体的思考，借助语言这个载体和桥梁扩充语言的巨大空间，诗人既引领又隐身，“此地”是光的所在，“隐身在星光的祈祷中”，是指诗的语言，是放光的语言，又是一种可传达性的语言，或者说是一种祈祷并期待垂听和眷顾的语言，具有慰藉和疗愈属性。

写诗，无疑也是一种具有物质性的能量分泌，也一样追寻“二十种以上的意思”（《观蚁记》），而诗之多义性，就是异质书写所追求的效果之一。这是一次与异质文本的相遇，他让你“隐身在星光的祈祷中”，体会“浸透在星光中”的时间之慢。